

鲁迅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LUXUN'S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六

鲁迅文集

第⑥卷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且介亭杂文

序言	3
----	---

一九三四年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6
答国际文学社问	13
《草鞋脚》小引	15
论“旧形式的采用”	17
连环图画琐谈	21
儒术	24
看图识字	28
拿来主义	31
隔膜	35
《木刻纪程》小引	39
难行和不信	42
买《小学大全》记	45
韦素园墓记	51
忆韦素园君	52

忆刘半农君	58
答曹聚仁先生信	62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66
门外文谈	70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88
中国语文的新生	91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94
“以眼还眼”	97
说“面子”	102
运命	106
脸谱臆测	109
随便翻翻	112
拿破仑与隋那	116
答《戏》周刊编者信	118
寄《戏》周刊编者信	124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126
关于新文字	133
病后杂谈	136
病后杂谈之余	147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159
阿金	161
论俗人应避雅人	166
附记	169

且介亭杂文二集

序言	177
----------	-----

一九三五年

叶紫作《丰收》序·····	180
隐士·····	183
“招贴即扯”·····	186
书的还魂和赶造·····	189
漫谈“漫画”·····	192
漫画而又漫画·····	195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97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214
“寻开心”·····	217
非有复译不可·····	220
论讽刺·····	223
从“别字”说开去·····	226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231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234
人生识字胡涂始·····	239
“文人相轻”·····	242
“京派”和“海派”·····	245
镰田诚一墓记·····	250
弄堂生意古今谈·····	252
不应该那么写·····	255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58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265
什么是“讽刺”？·····	268
论“人言可畏”·····	271
再论“文人相轻”·····	275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278
文坛三户·····	281
从帮忙到扯淡·····	285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288
“题未定”草(一至三)·····	291
名人和名言·····	299
“靠天吃饭”·····	303
几乎无事的悲剧·····	306
“题未定”草(四)(不发表)	
三论“文人相轻”·····	309
【备考】: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魏金枝)·····	311
四论“文人相轻”·····	313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316
“题未定”草(五)·····	321
论毛笔之类·····	327
逃名·····	330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333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336
萧红作《生死场》序·····	340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343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牋钞》序·····	346
杂谈小品文·····	349
“题未定”草(六至九)·····	352
论新文字·····	366
《死魂灵百图》小引·····	370
后记·····	373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一九三六年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391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401
我要骗人·····	405
《译文》复刊词·····	410
白莽作《孩儿塔》序·····	413
续记·····	416
写于深夜里·····	420
三月的租界·····	432
《出关》的“关”·····	436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442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444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457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461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464

附 集

文人比较学·····	469
大小奇迹·····	471
难答的问题·····	473
登错的文章·····	475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477
我的第一个师父·····	479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486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488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493
《苏联版画集》序·····	496
半夏小集·····	498
“这也是生活”·····	502
“立此存照”(一)·····	507
“立此存照”(二)·····	509
死·····	511
女吊·····	517
“立此存照”(三)·····	523
“立此存照”(四)·····	528
“立此存照”(五)·····	531
“立此存照”(六)·····	533
“立此存照”(七)·····	535
后记(许广平)·····	538

且介亭杂文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序 言

导 读

本文写于1935年12月30日。《且介亭杂文》，是鲁迅1934年三十六篇文章的结集，加上此《序言》及书后《附记》，共三十八篇，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且介”二字，是半“租”、“界”之意，《且介亭杂文》，即指在半租界亭子间里写的杂文。

序文扼要介绍了这些杂文的背景，批驳了邵洵美等人对杂文的攻击，再次强调了杂文的功能，“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指出作家“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

来。”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当时为《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谈监狱一节时,文后“编者注”对鲁迅进行了攻击。“第三种人”,指以杜衡等为代表的,主张作家超阶级、超党派。杜衡在1935年11月1日的《星火》二卷二期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攻击杂文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等等。“前‘第三种人’施蛰存”,施蛰存曾批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艺术价值的东西”(见《文饭小品》月刊1935年第三期《服尔泰》一文)。

* * *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隼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

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去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一九三四年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导 读

本文是鲁迅应日本《改造》月刊之约，用日文写于1934年1月31日，初发表于该刊当年3月号。原为三篇短论：《火》、《王道》、《监狱》，编入本集时合为一文并改为现名。

文章虽由三篇各自成章的短文联接而成，却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即用借古喻今，以今例古的手法，对中国、日本、满洲当局用武力镇压和思想欺骗的两手策略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火”所揭露的是“武力”的镇压；“王道”所揭露的是“文治”的欺骗，“监狱”所揭露的则是“文治武功”的综合统治。“满洲”，即中国东北。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在东北制造了一个以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即伪满洲国。“要求自由的团体”，指“中国自由运

动大同盟”。是鲁迅等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1930年2月成立于上海。目的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后在国民党政府迫害下停止活动。“胡适博士的谈话”，指胡适1933年3月18日在北平对记者发表的谈话。胡适强调，日本的侵略，无论推进到哪一步，都决不能使中国民族屈服。相反，“中国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因此，“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 * *

关于中国的火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

中国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所发明的

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他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为的。

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然而，在人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赛会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对于火神，就是对于人，有时也一样的这么办，我想，大约也是礼仪的一种罢。

其实，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烧饭来，却也许更有趣。外国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在社会上，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善于点灯，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拉烧书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开电灯，烤面包罢，那么，要在历史上寻一点先例，恐怕可就难了。但是，幸而那样的事，是不会哄动一世的。

烧掉房子的事，据宋人的笔记说，是开始于蒙古人的。因为他们住着帐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然而，这是谎话。蒙古人中，懂得汉文的很少，所以不来更正的。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在，一烧阿房宫，便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

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

现在是爆裂弹呀，烧夷弹呀之类的东西已经做出，加以飞机也很进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

二 关于中国的王道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